

中·篇·故·事·选·萃·丛·书·



恶的圈套

WUJIEDEQUANTAO

● 刘浩歌 朱西宝 彭彬山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I247.5
3057

5585)27

罪恶的圈套

刘浩歌 朱鸿宝 彭根山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B-九八八年 第338号

罪恶的圈套

刘清歌 朱鸿宝 彭根山

罪恶的圈套

刘清歌 朱鸿宝 彭根山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(经八路十一号、电话010031-400)

印刷者：蓬莱县包装彩印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,560,000字 170千字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60000册

ISBN: 7-5326-0135-0

定价: 2.35元



目 录

- 东岳疑云.....刘浩歌 (1)
- “一〇九”残骸案.....朱鸿宝 (46)
- 罪恶的圈套.....彭根山 (173)
-

东岳疑云

刘浩歌

一 古庙里的疑尸

深秋的一个夜晚，雾色朦胧。这阵儿，上弦月隐在了山兄谷里，巍峨奇秀的泰山，象画家在宣纸上泼了浓墨。再看那天连山，山顶着天的玉皇顶，象撒了一把谷粒儿，瑟瑟缩缩抖着无数寒星。南天门象一个纸板模型，在缥缈的浮云中时隐时现，从那里，一条灰黑色的巨蟒蜿蜒而下。左盘右旋，一直冲到中天门，这儿就是由一千八百个石阶梯组成的陡峭十八盘。

十八盘的左侧，奇松怪柏，黑古隆冬；右侧，石崖拔地而起，无数嶙峋怪石，象兀鹰、象虎豹，张牙舞爪，整个山谷，空旷岑寂，鸦雀无声。突然间，“叮铃铃——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，在山下市公安局北二楼二〇一房间骤然响起。

正在值夜班的刑侦科长辛大明刚摸起了电话听筒，耳边就传来了驻泰山派出所王所长的声音：“……半小时前，接到

中天门旅游服务社的报告，古庙里的瞎和尚服毒自杀……”

“噢……我马上向局长汇报！”辛大明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“现在是凌晨一点零五分，我的车一点三十分到达中天门，在我没到之前，你们要保护好现场！”

“无！”

“咋巴！”辛大明把话筒往电话机上一挂，转身离开了二〇一房间，不到五分钟，他就向局长请示了工作。整理好了侦查器材箱和照像用具，楼下已经传来了助手孙刚轻微的刹车声。

辛大明坐进了警车，孙刚一按喇叭：“滴滴——嗷！”警车鸣着喇叭，飞速行驶在泰山的盘山道上，一道耀眼的光束，射向了中天门。

辛大明和孙刚坐的车停在中天门，恰好是凌晨一点三十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侦察员只用了二十五分钟，就开车爬了十三公里蜿蜒崎岖的盘山道。

辛大明下了警车，年轻英俊的王所长向他立正敬礼，迅速报告：“按您的指示，保护了现场，中天门旅游服务社的张经理也在这里，随时向您提供情况。”

“很好！”辛大明赞许地握住了王所长的双手。

这时候，迎着辛大明走来了一个矮胖子老头，主动向辛大明打着招呼。王所长指着来人对辛大明介绍道：“他就是中天门旅游服务社的经理张子仁，本来因哮喘病早该退休，因山上全是一些没经验的青年服务员，他不放心，主动要求留了下来坚持工作”。

“噢！老同志了，精神可贵呀！”辛大明朝着张经理微笑着打了个招呼。

张经理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刑侦科长，年龄虽然不过四十岁，却是非常英俊，高高的个头，古铜色的面庞，双目炯炯，浓墨的双眉斜插双鬓，耳大口方，背宽腰圆，虽然说话面带微笑，却给人以威武、严峻的印象。张经理的脸上闪着微笑，一溜小跑地把辛大明一行人引到了服务社经理室，一边搬椅子，一边拿出了大中华香烟敬上，又手脚不停地去泡茶。

辛大明挥手止住了张经理，干脆利落地说：“你不要忙这些了，快把怎样发现瞎和尚死尸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，以后还要多次反复查询的。”孙刚打开了微型录音机，准备录音。

张经理咳嗽几声，清了清喉咙，“咻咻”喘着粗气说：“这事儿得从今年春上说起，青年们响应号召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，俺们服务社的团支部书记侯月英组织了十二名青年，开展了方便游客，争做好事的的活动。要说起小侯她们的学雷锋小组，那真是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！她们把春风送到了游客心坎上，温暖着千万人的心窝窝。不到二月，服务社就收到数百封群众表扬信。嗬！你们看，这屋里的几面锦旗就是港澳侨胞和外国友人送的，我这个当经理的对小侯她们做的好事，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”

“有一天，我正在外头转悠，发现了瞎和尚到溪边去担水，要说起这个瞎和尚，也怪可怜人的，今年近九十岁了，别

看他双目失明，又有病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我们服务社后边的三间破庙里，虽然每个月头他的师弟帮他到山下买面买油盐，可一个人还是无依无靠，需要人照顾。看到瞎和尚去担水，我帮他打了水送到了庙里，回来后向小侯一建议，她们的学雷锋小组就决定轮流照顾瞎和尚了……”

辛大明摘下了帽子，皱了皱眉头。推开张经理放在他面前的过滤嘴大中华香烟，把帽子放在了空出的位置上。红色帽徽象瞪圆的眼睛，生气似的盯住撕开锡纸的大中华香烟盒，一支抽出半截的香烟，逃又逃不开，钻又钻不回，就那么尴尬地搁在那里。象火神爷似的孙刚，干脆用右手指敲打了两下桌子面。

张经理见两位侦查员都在皱眉头，叹着气说：“咳！眼下时已深秋，天气寒冷。瞎和尚的老病复发，起不了床了，青年学雷锋小组只有每人一个星期地轮换着去照料瞎和尚。白天为他做饭，晚上七点钟还要准时去服侍瞎和尚吃一次药。昨儿晚上七点钟，003号服务员去服侍瞎和尚吃药，那时我正在办公室算账，突然听到003号服务员在瞎和尚住的庙里没好腔地叫了一嗓子，等我叫了几个人赶到那里，只见003号服务员躺在瞎和尚住屋的门槛上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眼珠子翻白，口吐白沫了。我们大伙叫醒她，问她为什么喊叫，她却两眼发直，哼哼唧唧，指着瞎和尚屋门……这阵儿我才顾上看了看屋里的情景，见瞎和尚龇牙咧嘴地在床上伸直了腿，不知何故服毒自杀了，我回到服务社，反复考虑了大半晌，觉得事关重大，这才给王所长打电

话报案了，等候着你们前来验尸……”

张经理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渍，终于花费了四十分钟零十秒的时间，把事情介绍完了，累得“咻咻”地直喘气儿。

辛大明和孙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，对视了一下，无声地交换了一下意见，俩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辛大明对张经理说：“老张同志，你折腾了半夜，该休息了，叫王所长领我们检查了现场，有事再来打搅你！”

说话间，辛大明领孙刚离开了经理室，打着手电，在王所长的带领下，朝座落在服务社二百米开外的三间黑洞洞的古庙走去。

由于时已深秋，树木的叶子大都落尽，使夜色变得更加清晰，一阵山风卷过，树木、巨石一齐怪声呼啸，浓重的夜雾象一群怪兽，沿着山谷爬行而来。远处的山林里，响起了凄厉的夜鸟啼鸣，震破了岑寂，使山谷中的黑夜更加恐怖。

瞎和尚的住屋就在这恐怖的山谷中，三间经过草草修葺的古庙，分为灶间、中堂和住室，瞎和尚住的是东间，辛大明用强光电筒朝屋里一照，只见北面的格子窗洞然大开，一阵寒风呼啸而进，窗下是一张木板床，床上卧具凌乱，死者身穿揉得皱皱巴巴的内衣，僵硬挺直地仰卧床上，头和一只胳膊垂到了床下，两眼瞪得溜圆，黑眼珠子翻上去，只见白眼球在手电筒的光束下发出浑浊的光，一副不甘愿死去的挣扎模样。全身皮肤呈紫黑色，并有红色块斑，不用化验就可看出是内服剧毒造成的。

“嗨！你瞧瞧和尚死的这副尊容，叫人看了真是毛骨悚然，连我这常和死尸打交道的男子汉都有点害怕！”孙刚一边拍照，一边嘟囔着。

这时候，辛大明的手电光停留在床边的一个低矮的床头柜上，只见上面排放着三个药瓶，分别装有“止咳喘热参片”，“强的松片”和“脉通片”，床边的地下有一块跌得粉碎的玻璃杯，据碎片分布状况分析是从一米多的高处滑落地面的，并未加上摔、惯的助力。

辛大明用镊子把碎片一块块捡起，用放大镜仔细一看，见上面印着三个纤细的手指印，从外形看，是拇指、食指和中指，可能是捏持玻璃杯时留下的。辛大明吩咐孙刚取下了死者的指纹，用手电往床前仔细一瞅，又在地下发现了一块凹形碎片，聚着几滴液体，辛大明夹起来嗅了嗅，惊奇地说：“好家伙，瞎和尚大概服的是剧毒之王——氰化物！哎，他为啥想到要用这种药物自杀呢？”辛大明把几滴液体注进试管里，又连同玻璃碎片一一放在垫有丝绵的盒子里，告诉孙刚说：“拿回去核对指纹，验明液体！”

孙刚对现场全部进行了细致的拍照，辛大明手持强光手电筒检查屋里的陈设和衣物，没有发现瞎和尚有遗留的贵重物品。辛大明的手电光又停留在敞开的格子窗上，只见窗外面临的是陡峭的石崖，一棵古怪的奇松，象一只张开翅膀的雄鹰，正要飞进瞎和尚的屋内，窗外那阴森森的峡谷，别说是黑夜，就是白天叫人看了身上也会起几层鸡皮疙瘩。哎！辛大明的手电光已经停在格子窗足有十分钟了，还是不肯移

开，一定有什么新发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强光束一公分一公分地在窗台扇、窗户上移动着。

“噢，怪呀！这儿怎么会有一双女子的鞋印呢？……”
辛大明自言自语道。

孙刚喷洒了显印粉，经过取样，辛大明马上作出了明确的判断：“这是目前流行的寸高跟船形女式春秋鞋，鞋号三十六号，脚行标准，动作轻快，是一名健康女性的足迹。”

辛大明和孙刚寻迹跳过了格子窗，只见窗下的草丛里留下了一串明显的鞋印，从窗后绕着瞎和尚的屋门口，突然消失了，门口被凌乱的各种鞋印践踏得难以辨认，这准是张经理听到003号服务员的叫声，领人来留下的足迹。

辛大明眼里射出了明亮的目光：难道瞎和尚是被人谋杀？”

“不管是自杀还是谋杀，都要首先弄清瞎和尚为什么会突然死去！”孙刚提醒着辛大明。辛大明转身吩咐王所长：

“你立即到服务社把张经理叫来，我要向他调查一些情况！”

“是！”王所长敬礼后离开了古庙。

不一会，王所长就把张经理叫到了辛大明面前。张子仁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珠子，吃惊地问道：“辛科长，瞎和尚不是自杀的？”

“这种迹象目前不能排除！我问你，这瞎和尚有没有亲人和朋友？平时都是和谁来往？”

唉！”张经理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事我也不太清楚，

反正自从我来到了山上，就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三间破庙里，不见他有什么亲人，听说他年青时就来到泰山碧霞祠出家当了和尚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只知道他过去的法号叫静空。解放后，别的和尚都还俗下了山，而他却因双目失明，无家可归，就一直留在泰山住了下来。这二年国家保护佛教，他有一个师弟又回到了碧霞祠当了住持，平素只有他这个师弟每隔一月下山一次，帮助瞎和尚安排衣食住宿，这个人也是瞎和尚最忠实的朋友。”

辛大明眼里一亮，问道：“他这个师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海澄！碧霞祠就他一个出家和尚。”

“那好，又麻烦你了！”

“没什么，份内的事么！”张经理笑眯眯地望着辛大明，不知道这位眼里总是闪着慧光的刑侦科长问他这话是啥意思？但他又不便多打听，只好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离开了这里。

张子仁一走，辛大明看了看手表，时针早已指向了凌晨四点，他果断地对孙刚说：“你立即把瞎和尚的尸体运回去解剖，并查对玻璃片上的液体和指纹，我和王所长立即上山，到碧霞祠去找瞎和尚的师弟海澄。”

“是！”孙刚叫几个民警用门板把瞎和尚的尸体抬到了车上，告别了辛大明，警车破开黎明前的晨雾，在盘山道上鸣着警笛，向山下飞驶而去！

二 不是自杀是谋杀？

辛大明送走了解朝晖和魏国良的警车，转身对王所长说：“咱们上山！”

王所长拦住了辛大明：“科长，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，还是先跟我到厨房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再上山吧。”

辛大明抬头看了看天气，笑了：“好哇，那我们就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俩人说说笑笑地来到了派出所所在地，炊事员老张端上来两碗热气腾腾的漂着辣椒油的羊肉汤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辛科长，我听说你最爱喝这辣羊肉汤，早炖好一个多时辰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老张头！”辛大明和王所长喝了两碗辣羊肉汤，头上冒出了腾腾的热汗，不到五分钟，俩人就吃罢了早餐，走出了派出所大门。

王所长看了看手表，告诉辛大明：“索道车还要等半个小时才开车，我去喊服务员提前开车把我们送上南天门。”

“哎！”辛大明一把抓住了正要撒腿跑去叫车的王所长：“我看咱们俩来个冠军赛，一鼓作气登上十八盘。”

“这！”王所长愣着神直瞅辛大明的腰部，他知道辛科长为了抓获一伙持刀抢劫犯，在和歹徒搏斗时，腰部刚受了伤，怕他攀登陡峭的十八盘身体吃不消，所以才提出了让索道车提前开的建议。

辛大明看出了王所长的心思，笑着说，“怎么，你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赛不过我这个人到中年的人？”说着他弯下腰，紧了紧球鞋带，精神抖擞地登上了十八盘的第一层石阶。

王所长看着辛大明矫健的身影，心里一热，紧步朝辛大明撵去。俩人时而一前一后，时而擦肩而过，你追我赶，一个劲地向上攀登。

辛大明和王所长登上十八盘，早已是汗水湿衣，豆大的汗珠子顺着两鬓，叭哒叭哒直往石头板上掉。他们站在南天门上，看着泰山开始在晨光中沸腾了，那些观罢日出的游客，正从日观峰上三三两两地走下山来。辛大明和王所长沿着天街的石板道，向碧霞祠走去。

碧霞祠，始建于唐朝，到了宋代，这里早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王母宫了，历经人世苍桑，她依然那么雄伟壮观，古往今来，招来了不少虔诚的香客。辛大明和王所长走进碧霞祠，这儿早已是游客拥挤，香烟缭绕了。

辛大明和王所长刚走进王母殿，就看见一个身披袈裟，年过八旬的老和尚正在手持扫帚，沙沙地清扫院子里的落叶。辛大明看了此人一会，上前招呼道：“请问你老可是海澄大师？”

那老和尚停下了手中的扫帚，吃惊地打量着一大早就找上门来的两个身穿警服的公安员，答道：“我就是海澄，二位找我有事吗？”

辛大明仔细地打量着海澄，只见他年过高龄体不衰，两

目有神放光彩，一捋白须飘前胸，背不驼来个不矮。辛大明见海澄吃惊地望着他和王所长，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“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只为你的师兄瞎和尚的事前来打搅你！”

“那，两位随我来吧！”海澄做了个请的手势，把辛大明和王所长领进了东配殿，吱呀推开了里面的一扇房门，给辛大明和王所长让了座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二位尽管说吧！”

辛大明一见海澄是个爽快人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师兄昨天晚上出事了！”

“啊！”海澄心里一惊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这师兄他、他怎么了？”

“死了！”辛大明来了个单刀直入。

海澄一听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沉痛地闭上了眼睛。叫了声：“师兄呀，师兄！”霎时间，泪如泉涌。

“你也不要过分伤心，我们找你想了解一下情况。”辛大明问海澄：“师傅，你能不能把你师兄过去的事情向我们说一说？”

“唉！”海澄睁开眼，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说起来他真是苦命人呀！”

王所长打开录音机，录下了海澄的讲叙：

“打十岁起，我和师兄一块在四川峨眉山出了家，十二岁时随师傅来到了泰山碧霞祠，算起来已七十五个年头了。师兄忠厚老实，我和他成了患难之交。刚来到碧霞祠的第二年，慈禧太后为了长生不老，派大臣到秦庙进香，并把刻着

御赐二字的一颗稀世之宝——夜明珠，送到了碧霞祠。这颗夜明珠与其它宝珠不同，里面有月亮一轮，故又称“月明珠”，夜晚发出万道灼光，如同白天，十里路以外也能看得见它的光芒，慈禧把它看成掌上明珠，自己为了长命百岁，这才不惜把它送到泰山，镶钳在碧霞祠王母宫顶棚的二龙口中，称之二龙戏珠，以图百年荣华富贵。

谁知，这颗宝珠一送上山，立即引起了骚动，不少香客千里迢迢来到泰山观赏。为了防止宝珠被窃，师傅派我和师兄一个白天，一个黑夜，不离身地守护着夜明珠。哪想到，有一天深夜，正是师兄守夜，庙里闯进来一个蒙面人，剜去了师兄的双目，等我赶到时，只见师兄血流满面，忍痛正和强盗搏斗。那强盗一见我来，丢下师兄，狼狈逃离了碧霞祠，等我救醒师兄，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却把牙齿咬得嘎巴嘎巴直响，一声不吭。师兄被人剜去了双目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第二天我们的师傅却突然失踪了，有人说是被强盗劫走了，也有人传说是师傅盗去了夜明珠。从那时，师兄虽然保住了一条命，却双目失明，落下了终身残废，我们二人相依为命，在碧霞祠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。解放后，我们的生活才刚有了依靠，谁知十年动乱，红卫兵砸毁了寺院，我和师兄也被撵下了山。不知为啥，师兄就是不愿意离开泰山，又偷偷地一个人留在了中天门的一座破庙里，我下山务了农，每隔十天半月给他送一点勉强度日的粮食衣物。这二年，国泰民安，我又被政府请来当了碧霞祠的住持，我上山后，几次要把师兄从中天门接到山上住，也好照顾他。可师兄一提

上碧霞祠，就痛哭不止，我想他一定有什么伤心事，问他，他又不肯说……”

辛大明问海澄：“你师兄近来有没有吐露出轻生的念头？”

“师兄虽说双目失明，病魔缠身，却从来没说过想死的话，他常说：‘总有一天了却了心愿，才死而瞑目’！”

“噢！”辛大明皱紧了眉头，脑子里打上了一个问号：他要了却什么心愿呢？辛大明又问海澄：“你师兄最近有没有异常表现？”

“有！”海澄果断地说：“半个月前，我下山去看他，师兄异常兴奋，他和我又聊起了往事，是一阵心酸一阵高兴，流着泪对我说，‘这下好了，国泰民安，盗寇绝迹，我该把这颗东西献出来了！’当时我心里一惊，问师兄，‘什么东西！’师兄脸一红，说：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！’对师兄的话，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谜团团，难道师兄知道那颗御赐夜明珠的下落？”

“大师，你何以断定那颗夜明珠会在你师兄手里？”辛大明惊奇地问道。

海澄沉吟了一会，捻着白须说：“当时，师兄双目被刺，他的双手却不去捂眼，而是紧紧地捂住胸口，后来我和他说起师傅失踪的事，他冷若冰霜，愤愤地说：‘谁叫他贪心十足来，他不配当我们的师傅！’我猜想：师兄心里十分恨师傅，也许当时盗夜明珠的蒙面贼就是师傅，他见财产生了邪念，想盗取夜明珠，被师兄发现，师傅怕事情败露，才